

## 不能忘却的纪念——追记“75·8”大水中英勇献身的知青刘新亚

张保安 张鲁莎

发生于 1975 年 8 月的那场洪水已经过去 40 年了。为集体英勇献身的青年团员、优秀知识青年刘新亚，也已经离开我们整整 40 年了。

毛泽东同志曾经说过，为人民而死，重于泰山。刘新亚就是为人民而死的，他的死重于泰山。我们不能忘记他。

用当今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来考量，关键时刻，面对滔滔洪水，为了集体财产和广大知青战友的利益，他能挺身而出，无所畏惧，最终葬身水底，他是一位有为的青年。我们不能忘记他。

出生于 1955 年的刘新亚，童年时期就被邻里长辈公认为是个懂事的孩子。他很小时因为父母离异而离开亲生父母来到了另一个姓张的家。他乖巧听话，尊敬邻里长辈。直到他爸爸再婚，娶了一位乡下教师，他才被接到西华县黄楼学校去。但他逢年过节或是星期天，仍然会回到他童年生活的家，看望张家的爷爷奶奶、父母亲、兄弟姐妹和儿时的伙伴。

刘新亚中学时代转到周口一中(旧址在大闸南)学习。他勤奋好学，乐于助人，再加上心灵手巧，能为大家修个锁呀、修个收音机什么的，深受同学好评，很快加入了共青团组织。他的老师黄家章夸他是个好学生，不但文科理科都很出色，还是一个称职的生活委员。

1974 年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。刘新亚响应党的号召，于 1974 年 3 月 22 日下放到了西华县叶埠口青年场。

1975 年 8 月，由于超强台风莲娜引发的特大暴雨引发淮河上游大洪水，洪水如脱缰野马，虎吼狮奔似的咆哮而下，数十里内声如雷鸣。驻马店地区包括两座大型水库在内的数十座水库漫顶垮坝，1100

万亩农田受到毁灭性的灾害，1100 万人受灾。周口是驻马店的近邻，地相连，路相通，水相接。两地共同经历了 40 年前的那场特大洪水灾害。

1975 年 8 月初，刘新亚从青年场回到周口办事，当然忘不了像往常一样去看望他张家的父母。中午时分，天色不好，父母留他、张家的哥哥留他，他执意要走。他在青年场是后勤总务，虽然伙上有附近的农民帮工，但他不放心他的知青战友，他不放心秋庄稼的后期管理。看留不住他，张家的母亲说，离八月十五不远了，到时候不知道你能不能回来，我烙的焦馍你带些吃。刘新亚带了几张焦馍，挎上一个洗得发黄泛白的包，和他张家的亲人告别上路。张家的哥哥不忍心这个没有血缘关系但情同手足的弟弟徒步几十里，就推了一辆破自行车送他。

从胜利街(现改为复兴街)北上建设路，然后折而向西，过贾鲁河大桥向周口西郊朝向西华方向。到了桥西约 300 米的地方，他下车和哥哥告别。“哥，你回去吧！”新亚朝哥哥挥了挥手。没曾想，这竟是永诀！几天以后，新亚和他的亲人阴阳两隔！

当时，周口西华的逍遥、奉母一带，洪水浊浪滔天，奉母镇很多村庄平地水涨到与屋檐平，土坯墙尽被洪水冲刷倒塌。

上游水仍然在涨，下游的水因驻马店洪水抢道挤压，周口河道和平地上的积水久不能退，形势十分严峻。

叶埠口青年场原为一学校，为迎接下放知青，改造为青年场。所住皆为教室改造的宿舍。青年场划地 50 亩，接纳周口知青 76 人。

叶埠口青年场因强降水和上游的洪

水冲泄，不但沟满河平，平地水势稍洼处也有几米深。因水来得紧急，青年场的知青撤离到大堤上比较匆忙，慌乱之中忙着逃命，生活物资及随身贵重物品大多忘在驻地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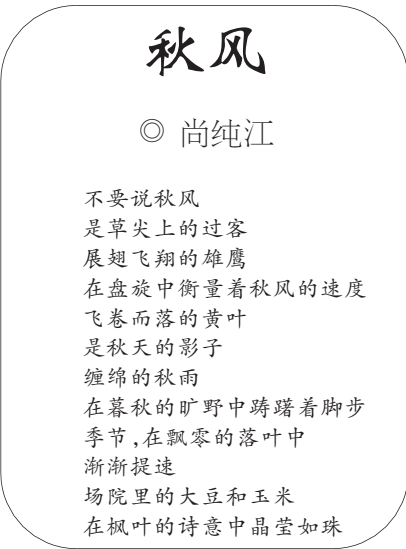
这么多人的吃喝咋办？望着汹涌的洪水，看着水面上漂浮的死猪死羊、顺流而下的杂草房檩，再看看战友们惊恐的面孔，听着有些女同学令人心悸的啜泣，身为后勤管理、负责司务伙食的刘新亚感到应该做点什么。得想法和外界取得联系。厂部有电话！很快，他决定涉水重回青年场，查看水情，找生活用品，保障大家生活。

有的同学拉住他，水太大，算了吧，别出啥事儿！刘新亚说，不碍事，这水一两天下去不了，大家得吃得喝，我不去谁去！

“我不去谁去！”这就是责任，这就是担当！这不是什么豪言壮语，但它落地有声，力重千钧！

从青年场撤离到大堤时，途中一条小河沟里的水已淹到桥面，返回运东西时，小河上的桥已经看不到了。常言说水火无情。刘新亚的水性其实并不好，他和战友王长江在过小桥时，只能摸索着前行。到了桥中间，一个湍急的漩涡把他吸了下去。“被吸到水下以后，只见他拼命往上蹿了一下，伸了一下手又被卷吸了下去，再也没有上来。只看见水面上漂浮着新亚从场里抢出的一个电话机。”同行的王长江后来复述了刘新亚遇难的场景。那天，是 1975 年 8 月 5 日。

得到刘新亚遇难的消息，大堤上的战友纷纷落下泪来。两天后，领队干部派人通知了刘新亚在周口的张姓父母。又过了两天，路稍能通，刘新亚的张姓父亲和新亚的爸爸来到了叶埠口青年场，在



1  
梦见了干娘，依然生前的模样，左腋夹圣经，右臂抱个娃娃，身后跟着只带羔的奶羊。是去村西的小河边放牧吗？见了我，露出几多兴奋的神色，说：“孩子，你终于来了。走，先随我找个歇脚的地方。”

说完，转身沿着一弯小溪走去。履乱石，钻葛藤，穿过一孔岩洞，眼前豁然开阔，现出一片偌大的园林来。里面一树树的桃呀、杏呀、红枣呀……压弯了枝柯；浓郁的香气把落日也熏成了红脸醉汉。

采果的男女归来了，三三两两，隐入不远处的那几多篱笆小院。而村口葡萄架下的一对老人，仍“车”啊“炮”啊，“将军”个没完。莫非非催他们早点儿收兵？忽然大田的老牛“哞”的一声，领唱得大吠巷中，鸡鸣树巅，令人油然想起《桃花源记》的意境来。

然而，这不是诗人笔下的桃花源。干娘明确地告诉我：“孩子，天堂到了。喏，俺就住在村西头的小桥边。”顺着她手指的方向看去，我不禁惊讶得张大眼睛：那不是干娘生前的家吗？何时搬到了天堂？不！天堂应该是琼楼玉宇，是嫦娥起舞，是桂酒芬芳……怎么可能是眼前的景象呢？我迷惘了，环顾四周，咋也辨不清外身的地方。就有桥头木桩上的大字提醒了我：伊甸园。哦，原来我们走进了伊甸园！我猛地一激动，醒了。醒了的我再无睡意，眼前总晃动着干娘的影子。

2  
干娘是我们村最早信仰基督的人，且信得真，信得纯，信得自己的言行如同圣经里的汉字，一笔一画全都周周正正。但她的命运却那样地惨！在我的记忆里，她几乎没过过一天好日子。年轻时，赶上勒着肚子“大跃进”的年头。三十出头，干爹便连病带饿，撒手人寰了。留下两女儿，大的才报名上学，小的正蹒跚学步，孤儿寡母的艰难已经可想而知了，何况又常常揭不开锅呢？或许，冥冥中有神的护佑，干娘竟然拉扯着孩子走过来了——当然是从刀刃上走过来的。不过，她却走出了恐怕只有虔诚的基督徒才会有感恩心。见了你，往住开口的第一句话：感谢主，让俺经住了“试炼”。她所经历的灾难不叫灾难，叫做“试炼”，是“主”对她的格外眷顾和考验。于是，她一步一步感恩，“主”也一步一步试炼，这样一步步，一直走到生命的尽头。

在她辞世前的那年春节，我回乡探亲，给她拜年。那时，改革已经过了 24 个



## 干娘在天堂

姚化勤

年头，我的以茅草房、篱笆墙为标志的古老村落，早被新崭崭的红砖绿瓦取代了。彩电、四轮车也开始入驻一个个农户小院。但是干娘家仍然面貌依旧——三间黑黢黢的土墩瓦屋里，东间是干娘的卧室吧？一张铺满麦秸的地炕上躺着两个娃娃，炕前放着一口盛粮的大缸，缸盖上乱七八糟，堆着孩子们灰土土的衣服。西间住着干弟两口子，和他们做伴的还有只怀胎的山羊。不能说没有丁点的现代气息，屋中间吊着一只 25 瓦的电灯呢！不能说法徒四壁，屋里所有的家产变卖了，足够买只贵妇人的耳环呢！

干娘正和学会了烧锅的大孙女一起做饭，听到了我的声音，急急钻出烟腾腾的厨房，随手搬的凳子刚放下，床上的娃娃喊：“奶奶，尿——”她又慌忙转身奔向了孩子，却被门槛儿绊住了脚，一个趔趄，差点儿跌到。目睹此景，我真的抑不住心头发酸，甚至蓦地想起了尼采的名言，也脱口骂了一句：上帝死了！否则，据说万能的、主宰一切的神，会瞧着多少人间恶魔尽享荣华，反而让自己忠实的信众——我的干娘饱受磨难吗？要知道，她可是年近八旬的老人了啊！

然而，干娘对“主”的感情仍然火样地炽烈着。忙完娃娃，坐下和我唠话了：“孩子，啥时到家的？害你久等了。你兄弟不着调，一大早领着傻媳妇慌年去了，连羊都没顾得牵出屋。唉，不指望他们了。感谢主的恩典，赐给俺个大孙女能给俺帮手了。主爱着我们哩！孩子，可别淡了对主的信心。只要一心跟主走，将来准能走进天堂里……”说着，干娘一脸的幸福和憧憬，叠满皱纹的眼角间绽开了缕缕笑意，仿佛此刻她已置身于天堂中了。

3  
我为干娘感到悲哀，疑心她是否患了“幻想症”，一直生活在虚无飘渺的梦中？因为，以我看来，干娘正由于信主信过了头，才导致了她的黄连一生。

譬如《圣经》里有条诫命：不许奸淫。她则更进一步，心似井水，连改嫁的念头也微波不兴。否则，干爹走后，她完全有条件赘夫入门，另组个家庭。那样，命运该是别一番景象吧？

即使这属于传统的为夫守节，在老

一辈女性中算不上罕见，那么后来对待儿女的婚姻，她若不过于恪守“主”的道理，起码也不会像今天，耄耋残年了还穷着、累着、操劳着。

干娘千辛万苦，终于熬到了儿女们谈婚论嫁的年龄。幸亏大儿子、大女儿订婚时尚且大集体，乡村人家都穷得丁当响，很难分出个门户高低，他们也就享受到了婚龄青年的平等待遇。

到了二儿子，情况变了。随着分田到户和“万元户”的出现，姑娘们找对象开始挑肥拣瘦“相婆家”了，索要彩礼的风气也悄然兴起。因此，一些不够富的男方家庭，便东邻借台缝纫机，西舍推辆自行车，放在家里，专等女孩“相”时壮门面。善意的造假谁能指责呢？可那在干娘眼里无异于作假见证啊，违背了“主”的教诲，万万使不得！她对入总以实言相告，结果几个媒婆“泡汤”了。二儿子逐渐浪荡起来，三十好几才寻了个只会要吃要喝的傻媳妇。傻媳妇却一连生了三个并不傻的胖娃娃。于是，干娘又责无旁贷地做起了孙儿的“母亲”，刮屎洗尿，抱大搂小，还要牧羊挤奶喂孩子。可这又惹得了谁呢？

小女儿订婚时该接受教训了吧？然而，不！干娘的小女儿遗传了干娘的基因，漂亮、温柔，颇有古代淑女的风范，自然不乏追求的“君子”们，完全有条件待价而沽，捞一笔彩礼。可真正的信徒真的与众不同，干娘才不图人家的东西呢！她分文未收，帮女儿订了个家庭一贫如洗的高中生。男孩倒挺优秀，不久入了军，接着又上了军校提了干。哪料到提了干的他随之也提出了解除婚约！听到消息，连我都非常气愤，找到干娘，说：“告他个陈世美去！妹妹等了他几年，误了订婚的时机，让他赔青春费。”要知道，当时“文革”刚刚结束，人们正清算形形色色的背叛行为，只要去部队反映一下情况，那个背信弃义者肯定会受到处罚，他要想保住声誉，继续攀升，咱提多少赔偿他敢不答应呢？而干娘却回答道：“咱信主哩，还是祷告他悔改吧。庄户家的孩子，做官不易哩。”

干娘，我的有着耶稣般悲悯情怀的干娘，对谁都充满了同情，怎么就不想想

一块庄稼地里找到了新亚的遗体。

40 年过去了，不过是弹指一挥间。新亚生活中的点点滴滴依然还在心间。他很乐观，劳作不知道苦。他喜欢打乒乓球，尤喜欢笛子。当时的笛子独奏曲《扬鞭催马运粮忙》和样板戏选段吹得有模有样。原先用教室改造的知青宿舍，如今因学校的恢复而建起了教学楼，想必是朗朗的书声在伴随着好学的新亚；原先贫瘠的土地已经改造成了优质良田，想必是丰收的喜悦陶醉着勤劳的新亚；无尽的河水还在缓缓流动，想必是深情的河水在诉说着无畏而又善良的新亚。庄稼地里飘过阵阵微风，新亚，那风中传送的是你那《扬鞭催马运粮忙》的笛声吗？

40 年了，刘新亚为公为集体牺牲整整 40 年了。他的亲人还记得他，他的战友还记得他，叶埠口青年场还记得他，他热爱奋斗的那片热土还拥抱着他。他，不应该被忘记。民政部门 and 共青团市委没有给他什么名号，也没有立碑纪念，但他的正直、无私、勇敢，还有在那时就已经契合的社会主义价值观，无疑是一座精神的丰碑。

大难面前能够无所畏惧、为他人和集体的利益而挺起脊梁，最终英勇献身，刘新亚是一位优秀青年，一个大写的人！

刘新亚的张姓哥哥填了一首词，或许能代表不忘他的人的心声。

**江城子·亡弟四十年祭**  
卅年生死两阴阳，夜风凉，叩八荒。沙颍岸边，相见泪千行。兄弟梦中多哽咽，能为义，不彷徨！

又闻田野果飘香，草依墙，月穿窗。却疑孤魂，守卫河堤旁。再忆波涛推壮士，君立镜，照儿郎。



自己的处境呢？谁可怜你了呢？——包括上帝！

4  
也许，人有灵和肉两部分组成吧？像水，可以分解成氢和氧。干娘的灵魂一定从肉体中分解出来了，独立成别一种境界。她仿佛伊甸园中人，而且抗住了蛇的蛊惑，因此压根儿不懂得忧愁和烦恼，生活艰难到如此的地步，还照样开心着。她把传播主的福音、拯救人的灵魂当作自己的使命。

对于我这个干儿子的灵魂归宿，干娘当然更加关心。每每见面，总要再三叮嘱：“孩子，醒悟吧……”可能如同我认为干娘生活在梦中一样，干娘也把我看作了“梦中人”。她哪儿知道，其实我一直醒着呢！而且，不曾忘记她早年给我讲过的基督的故事。可是，在一个崇尚“唯物”、以至于物欲横流的社会里，作为“公家人”，不随从大众怎么行得通呢？而正是亲眼目睹了干娘的遭遇，我对主和他许诺的天堂也产生了疑问：主在哪里呢？为什么总“美人如花隔云端”，任凭蛇们为何作歹却不加惩罚；看着善良的人、尤其干娘一样的信徒饱受磨难又袖手旁观呢？生前的幸福不见踪影，身后的天堂岂不更加虚幻？

人生如梦，干娘和我都生活在各自的梦中。

5  
今天，干娘又领我梦游了天国，是要我解脱烦恼，从此真心做个上帝的儿子吧？那么，我不应该再怨恨耶稣对干娘的不公了。

人生的天堂不就体现在“幸福感”上吗？金钱、地位、美色未必一定会赢得心灵的愉悦。可干娘却一直快乐着，这不能不说基督是真正的救世主了，他拯救了一个个信徒的灵魂，在干娘们心灵深处播下了信仰，也播下了真和善的种子，使她们在不管多么艰难的条件下，胸怀都充满着信仰的阳光，所以才能够终身向善，笑对人生。比起某些人前风光、背后流泪的贵妇富婆们，干娘走的的确是条通往天堂的路啊！

干娘辞世时，我没能在场。听说乡里教会给她做了安魂弥撒。她静静地躺在灵床上，面露笑容，神态安详。突然，远处传来隐隐的管弦乐声，她微微闭上了眼睛，像极了祷告结束时喊“阿门”的模样。人们传讲，那一刻，她被主迎进了天堂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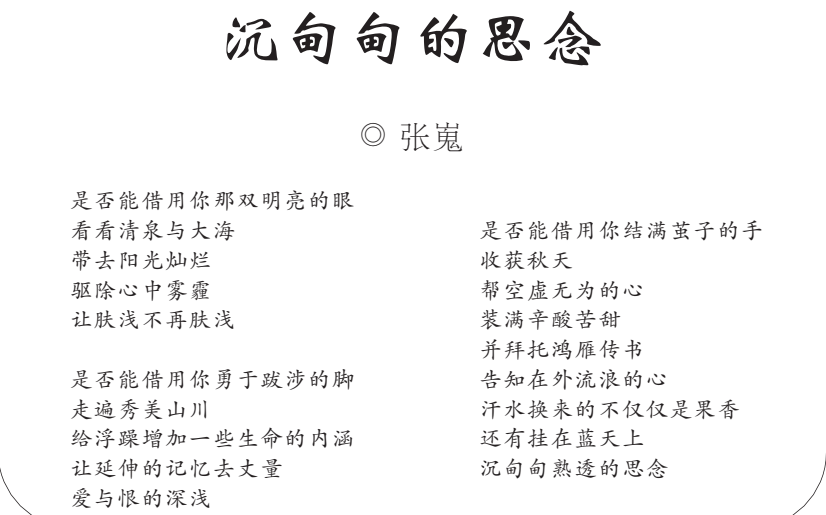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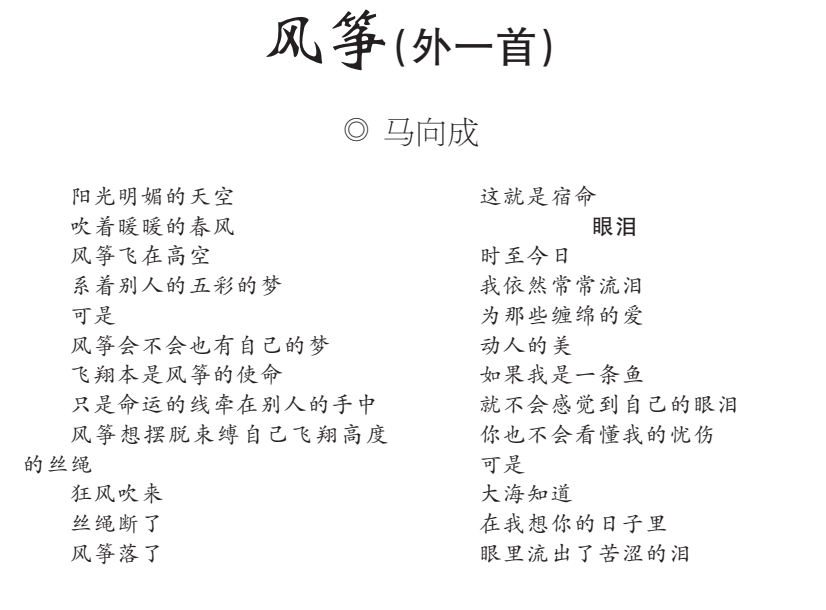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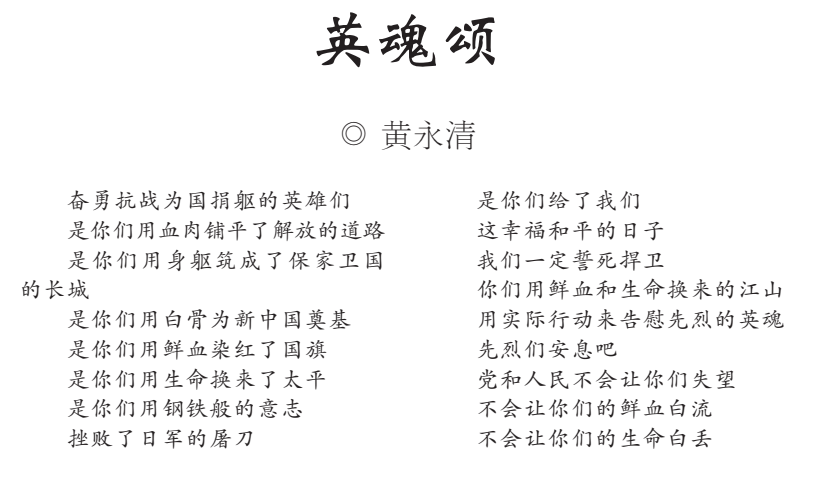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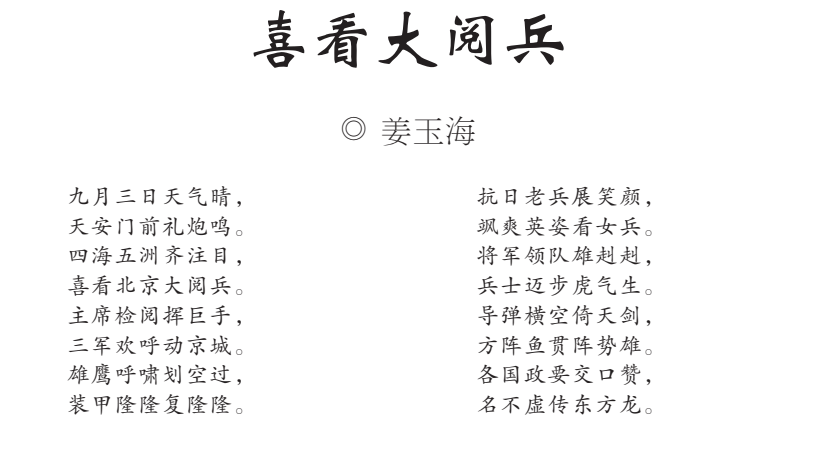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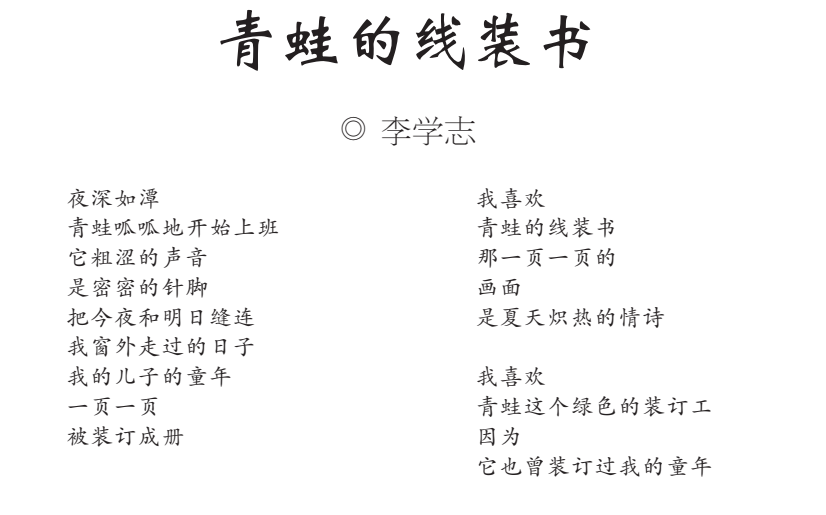
是的，干娘在天堂，我梦中的情景可以作证。

## 采桑子·国庆

◎ 童新生

国泰民安国威呈，岁岁国庆。今又国庆，神州万里欣欣向荣。

一年一度秋风劲，不似春风。胜似春风，民族复兴中国梦。



## 我市作家戚富岗加入中国作协

本报讯(记者 刘彦章 实习生 刘欣然)据中国作家协会公报,2015 年中国作家协会发展会员 431 人, 我市青年作家戚富岗成功入选。近年来,不断有我市作家加入中国作协,体现了我市文学事业蓬勃发展的良好势头。

戚富岗,商水县人,于 2009 年加入河南省作协,系中国民主同盟盟员、周口市作协常务理事、《新商水》副总编辑。发表作品一百多万字,《将军师》、《锦绣的天空》、《厚礼》等数十篇文章被

选载,《乌龙刀》等作品被作为高中语文考卷文学类文本阅读。出版《赢家》、《清风如水》、《梦想不遥远》等 6 部著作,创作了电影剧本《叶氏庄园》等。获新华社“红船杯”征文奖、周口市第三届文学艺术优秀成果奖、周口市好新闻奖、周口市反腐倡廉好新闻奖、周口市社科理论优秀成果奖等。